

那一刻，歌声撞开了记忆的门

■蒋根其

2025年最后一天的上午，我在秀洲区党群服务中心给元旦联欢活动帮忙。作为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的返聘人员，这类活动我参与过不少。礼堂里暖烘烘的，空气里有旧木头椅子和干净羊毛衫混在一起的味道。我找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翻着节目单，心里还想着下午要整理的材料。

一段普通的合唱，让这个我以为的“例行公事”，变得不一样了。

那天，“悦悦组合”上台唱《微山湖》。歌声质朴，和声温暖。我拿起手机想拍几张工作照，镜头掠过台下时，无意间瞥见前排靠过道坐着一位老人。

他身上是一套旧军装，坐得笔直，双手平放在膝盖上。周围偶有低语，他却始终静静望着台上，像一尊沉默的雕像。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当这句熟悉的歌词响起时，

我透过手机屏幕，看见老人的眼皮快速眨了几下。接着，他微微低下头——动作很轻、很快——用手在眼角抹了一下。就那么两三秒，他始终挺着的肩膀，似乎松了一点点。等他重新坐直，仿佛有什么东西，悄悄地不一样了。

我举着手机，忘了按下快门。他就那样坐在热闹的人群里，像被歌声带回了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某个地方。

从那一刻起，我的目光忍不住看向他。

《祖国不会忘记》的前奏响起时，那种军人熟悉的节奏充满了礼堂。我清楚地看到，老人的右脚脚跟开始极轻微地、一下一下地点着地面。那不是随意地晃动，是有节奏的、克制的一点一点。

看着这个动作，我突然想起自己年轻时在部队，听到进行曲时，脚底也会不自主地打拍子。原来有些习惯，真的会跟着人一辈子。

诗朗诵《永远的铁道兵》时，

朗诵者的声音在礼堂里沉沉回响。老人抬起头，听得格外认真，嘴唇轻轻动着，却没有声音。当听到“逢山凿路，遇水架桥”时，他很轻却很郑重地点了点头——不是对着谁，就像在完成一次只有自己明白的确认。

活动散场，人群陆续离去。社区的小李轻步上前，低声说：“张伯伯，我扶您吧。”老人摆了摆手，独自缓步走向门口。冬日上午的阳光恰巧漫进门内，落了他一身温煦。他停下脚步，在光影里转过头，朝早已空寂的舞台静望了一眼。

就是这一眼，让我忽然明白了。

这场我原本觉得是“年底必须完成的工作”，对他们来说，意义完全不同。那些对我们而言只是一个个节目，对他们来说，却可能是一把打开记忆的钥匙。

回去后，同事问：“照片拍好了吗？”我一愣，才发现手机里一张照片都没有。但我的心里，却

被别的画面填满了。

老人低头抹泪的瞬间，和他回望空舞台的眼神，一直在我脑海里。我从公安系统退休后，在这里返聘快两年，接触过不少老兵，听过很多故事。但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看到，“退役军人”这四个字如何真实地活在一个人身上——在他的皱纹里，在他的眼神里，在他那不由自主跟着节拍点动的脚尖上。

2025年就要过去了。这个普通的上午，却是我最难忘的。我没拍到一张“有用”的工作照，却收获了这一年最珍贵的一个瞬间。

在岁末的嘉兴，在这个温暖的上午，这份藏在歌声停顿处与目光交汇里的理解，如此朴素，却如此有力。它让我看见，一座城市的温情，就流淌在对过往岁月的珍重里，在对每一段平凡而不平凡的生命的看见之中。

这，就是我在2025年遇见的最动人的“人文瞬间”。

一棵落叶树的一年

■厉勇

去年搬家那天，我选择的是一元复始的元旦。一进屋，就发现了飘窗外有一棵落叶树，光秃秃地，只有干枯、难看、灰扑扑的枝干，在四楼高的天空里张牙舞爪。它的一路之隔，就是一排常绿树，正在肃杀清冷的空气中骄傲地绿着，连成一排的绿叶树从我家的窗子望过去，竟然有了老家乡下山脉起伏的线条。

对于落叶树来说，最难熬的也是冬天。一只麻雀从绿叶树那边飞到了落叶树灰暗的枝条上，它随着风颤了颤，好像在说：“树啊，你怎么一片叶子都没有了？又难看，又不保暖。就连我，待在枝头唱歌的心情也没有了。”我开始计时：1.2, 3, ……不到十秒，麻雀扑棱一下便飞走了。落叶树却很平静，它知道自己现在啥也没有，怎么要求别人来家里做客呢？或者说，麻雀毕竟是外人，它怎么会懂，自己落叶就是为来年蓄势和做准备呢！

我也不知道它是啥树。来年春天，柳树早就已经在春风里美成一幅水墨画，而它竟然一点动静也没有。到了三月，落叶树嗅到了空气中的暖，终于在一夜之间，从枝头冒出星星点点的小芽，属于它的春天虽然来得迟，但终究来了。那浅绿的，明亮如阳光的一树绿叶，欢快地、兴奋地像小鸟一样扑飞过来，映入我眼里，扑到我心上，我知道，落叶树在炫耀它的新生。是啊，落叶树有新生，常绿树一年到头只有暗绿的模样，那暗沉沉的绿司空见惯。而落叶树多么幸运，它在沉寂了一冬后迎来了新生。这新生多么让人欢欣鼓舞，难怪它一直在阳光下闪烁着浅绿的夺目的光芒。

落叶树长得很快，在夏天来临之前，它终于将自己出落成大家闺秀的模样——和那些常绿树一样，满是浓绿的叶子。这下，树上热闹了。小鸟，

各种小鸟在树的枝头跳来跳去，留下一串串美妙的歌声；松鼠，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连树都搞不懂它来无影去无踪的活动轨迹，反正它从飘窗外面一下子跳到了树的脑袋上，树也懵了；还有各种小虫子也在树上爬来爬去，高兴地给树挠痒痒……

树依然很平静，平静得像夏日的一缕风。这个夏天热哭了各种小虫子，也热得小鸟失去了唱歌的心情，可是树地下的根拼命吸收水分，它挺了过来。因为它在心里默念：我一整个冬天漫长的等待，就是为了夏天绿成好看的样子啊，怎么可以轻易失去叶子的水分和光泽？怎么可以让那些来家里做客的朋友失去庇佑？

漫长而酷热的夏天过去了，秋天也就来了。没关系，秋天这点冷对于落叶树而言构不成威胁。落叶树依然是满身翠绿，是各种小动物的家园。

当北风呼啸着带来凛冽刺骨的寒冷，落叶树终于扛不住了，它依然很平静。因为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春、夏、秋三季像常绿树一样，是各种小动物的家园和依靠。树这一生，总要有一段时间留给自己吧。冬季，就是落叶树的休眠期，它接受这个安排，更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安排。因为落叶树失去过，失去过一树的绿叶，失去过来家里做客的朋友，失去过自己蓬勃盎然的生机，只有失去过，才更懂得珍惜。所以，当春天迎来重生的时候，落叶树出落得像一束光，在春天闪亮。

落叶树的一年，很普通，普通得就像我们每个人。一年又一年便成了树的一生。它看起来有遗憾，其实没有遗憾。它顺应自然，一年之中有各种变化，有失去也有得到——从无到有那是开拓，从有到无那是顺。落叶树的一生，是多么丰富且具有多样性啊。即便人类不知道它的名字，又有什么关系呢？

墨香里的文脉回响

■王家俊

2025年12月13日，嘉兴市图书馆新大楼四楼的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一本本深棕色封面的书上，《董巽观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这五个烫金的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我在熙攘的人群中，看见年已八旬的董绍桐，将刚签了字的一本本厚重的文集递到排着队的每个人手中，那瞬间，空气里飘着墨香与岁月沉淀的温情，也让这场新书分享会暨捐赠仪式，成了我2025年难忘的人文印记。

董绍桐虽然是我的同学和文友，可在此之前，我对她父亲董巽观先生并不熟悉，只知道他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参加过北伐和抗战。

1949年，董巽观放弃赴台机会，毅然留在大陆，从事文史研究。他是原浙江省文史馆馆员、嘉兴市政协副秘书长，是嘉兴本

地一位湮没在时光里的文人。那天听董绍桐老师娓娓道来，才知道这部842页、57万字的文集，藏着怎样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父女深情。

董绍桐说，父亲董巽观在他出生时已年近半百，记忆里的父亲总是沉默寡言，伏案笔耕的身影，这是她童年印象最深刻的画面。她说父亲从不提过往，那些藏在泛黄手稿里的文字，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神秘的独白。直到兄长们相继离世，想要为父母留些念想的董绍桐，才惊觉自己对父亲的了解竟如此浅薄，这份遗憾，成了她六年寻踪的初心。

分享会现场，董绍桐介绍说，为了整理父亲这些散佚的文稿，她跑遍了嘉兴的图书馆、博物馆，在古籍部的书柜前一站就是大半天，寒冬里抄录文字直到手指僵硬，深夜对着辨认不清的手稿反复琢磨，连杭州、上海的旧书市场

和档案馆，都留下了她的足迹。那一刻，我忽然懂得，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文集，而是一位女儿用六年光阴，与父亲进行的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打动我的，是董绍桐说起在嘉兴市图书馆地方文献部找到父亲未刊文稿时的场景。她说，当图书馆郑闯辉从书架上抽出那几册尘封的油印本，扉页上父亲的签名赫然在目时，她忍不住激动地落泪。因为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文字碎片，终于可以在她的手里，拼凑成一个完整的父亲——那个在上海德大纱厂写下诙谐杂文的青年，那个在抗战烽火里吟出“何日请缨提锐旅，痛歼倭寇复河山”的文人，那个1949年放弃赴台机会，留在嘉兴义务整理古籍、捐赠藏书的文化守护者。

分享会接近尾声时，董绍桐将签好名的《董巽观文集》送到我手中。我的指尖触碰到书页的厚重，

仿佛触碰到了董巽观先生笔墨的温度，也触碰到了董绍桐六年如一日的执着。阳光落在书页上，那些工整的铅字，忽然有了生命，它们不再是沉寂的文字，而是一位江南民国文人的风骨与情怀，是一位女儿的追思与坚守，更是一座城市文脉传承的鲜活注脚。

散场时，我捧着文集走在图书馆的长廊里，身后传来董绍桐和读者交谈的声音，温和而坚定。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文化传承，从来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藏在这样一个个平凡的瞬间里——是董绍桐寒冬里抄录文稿的指尖，是图书馆里泛黄的手稿，是墨香中那份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情。

这个初冬的上午，没有轰轰烈烈的仪式，只有墨香、阳光与一段娓娓道来的往事。却让我真切地看见，文脉的延续，从来都离不开这样默默坚守的人。

蓝天下的南湖机场

■汤碧峰

2025年12月26日，嘉兴南湖机场正式通航。上午9点46分，东航MU6231航班，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首航飞抵嘉兴南湖机场，飞机缓缓穿过象征民航最高礼仪的“水门仪式”，停靠航站楼桥位。搭载MU6231航班的146名旅客，荣幸获得机场为他们准备的首航纪念品。

南湖机场的通航，在我看来，是嘉兴2025年最大的建设成就，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将立体交通的一块关键拼图，拼在了嘉兴交通网络的蓝图上。机场快速路正式通车后，从市区到机场10分钟就可到达。漂亮大气的现代化航站楼，耸立在蓝天白云下的大地上，国内出发的指示牌醒目地立在航站楼前。

站在宽敞明亮的候机大厅，望着头顶用“大蘑菇”拼接而成的穹顶，感觉我们像是行走在童话世界，周围的人全成了森林里的

小矮人。用合金钢、大理石和玻璃幕墙建成的大楼，看不见那种水泥建筑的痕迹。二楼的候机厅外，快速路上高架桥的弧形曲线穿过田野通向市区，似乎在告诉我们这儿已换了模样。

这儿过去是南湖乡的八号桥，地名以桥的编号命名。南湖乡供销社在这儿设有代销店，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曾经到这店里来拿过一床棉絮。记得从城里骑自行车到这儿一个多小时，这是嘉兴的偏僻农村。因八号桥有个军用机场，每年会有学校组织学生徒步去机场参观。而机场建在通往杭州的公路旁，每次路过，我都会习惯性地看一下远处是否有飞机停着。

候机厅设施简洁，一排排漂亮的座椅，没有看到像以前那种到处设办事处窗口的景象。没有了免税的友谊商店，也没见开设商场。登机口前没有过多的设施，就在进口有个刷身份证件的柱子。现在乘坐飞机，可以不用取纸质

机票，民航全面推行电子行程单，登机要比过去方便快捷。

记得我第一次乘飞机，是1978年的1月，从广州到海口。那是出差去外调，因台风没有船票才坐飞机，买机票要单位证明，我们那时还用信件。二十几年前，我去俄罗斯旅游，莫斯科的几个机场，没有一个有这样规模的，个别候机厅连座位都没有。

南湖机场现定位为“客运为主、货运为主”，按照2030年旅客吞吐量180万人次、货邮保障能力110万吨的标准设计建造。但开航后，也未必就按预先设定的方案走，国家发展的速度，总是超出你的想象，就像高速公路，建成时是两车道，后来扩大到三车道，现在又扩大到四车道，谁知道以后机场会怎样发展。

但有一点，我相信，当对机场的需求超过设计时，我们还会有第二航站楼、第三航站楼，还会有第二条跑道、第三条跑道，嘉兴的天空将会出现更多的银燕在翱翔。

这一年挺好的

■华 妮

岁末那天，我关上电脑，踏上下班回家的路。穿过空旷的田野，西风如烈，一轮残阳如血，落入树梢之后，晕染了远处一大片天空。此刻的天地非常辽阔，而人如“天地一沙鸥”。瞬间，一种虚无，虚无中又带着一种悲壮的情愫在胸中涌起。光阴似箭，一年又过去了，树干里的年轮又增加了一圈。这一年是碌碌无为还是有所收获？是充实还是空虚？是悲是喜？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2025年的一个又一个瞬间。

这一年，我两次驻足于舞台前观看演出。6月份的端午日，“2025时光Classic”演唱会在嘉兴体育中心举行，现场聆听了歌手阿杜、李健、陈立农的献唱。那天晚上下着雨，而且越下越大，我没有退缩，坚持听完了全场，听到自己熟悉的歌，和大家一起大声跟唱，心里竟有些感动，感动于不再年轻的自己也能像个追星的少年。

在雨中迸发热情，倒是站在身边的女儿不时提醒：“妈妈，你小声点！”而我，已完全沉醉于其间，不在乎了，这种感觉真爽。

11月，“读嘉人文”观剧团的朋友们一起观看了话剧《平凡的世界》。那天晚上，嘉兴大剧院座无虚席，人们争相前来，通过观看话剧的形式重温名著的魅力。陕西人艺的演员也没有让观众失望，他们用敬业与专业，用精湛的艺术表现力，为禾城观众献上了一份精美的舞台大餐。

这一年，我参加了两场考试。上半年，参加高级社会工作者的考试，由于没有好好地系统学习，临时抱佛脚做了两套模拟试卷，一心想侥幸过关。这样的态度，幸运自然没有降临，以不通过而终。下半年，在办公室同事小妹妹的“唆使”下，报了教师资格证考试。既然报名了，我想，得吸取上半年考试的教训，好歹把理论知识过一遍，在考前一个月，我强迫自己集中精力，强化记忆，有空就去看看书，做

题。这一次，幸运降临于我，两个科目的笔试都通过。我竟然有可能拿到教师资格证！以后在别人称呼我为“老师”时，我就不是无证上岗了。想到这里，我不禁脸上露出了笑容。12月份，举行教资面试，对于没有经验的我，抽题、备课、站在讲台上试讲，一系列的环节，让我倍感紧张，表现得并不好，很可能要二次面试。但不管怎么样，我经历了，挑战了，无悔了。更重要的是，我虽然是“无心”地参加了两场考试，但其实是想“有意”地激励孩子认真对待自己当前的学习，毕竟，言传身教是最好的老师。

这一年，我也遇到很多烦心事，其中牙疼就让我身心俱疲。第一次体会到“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进出医院五六次，给我做了根管治疗。坐在牙科诊所的椅子上如同坐在老虎凳上，至今回想仍心惊胆战。经历一番折磨，我决定以后要好好地爱护我的每一颗牙。所有过往皆为序章。这一年，差强人意，努力和辛苦都是为了让自己“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更重要的是，无论顺境逆境，无论愚笨还是机敏，始终用积极健康的心态，把生活捧在手心里热爱，赶赴下一年，又下一年，如此，愿我们不惧流年，芳华永驻。

■华智慧

记忆深处，总萦绕着各式期待。

儿时，翘首以盼的是压岁钱、寒暑假和远方的风景；长大后，这份期待沉淀为家人安康、生活圆满，以及耕耘后的点滴收获。有些期待，如露如电，已悄然幻灭；而有些，则如暗夜星辰，长久地照亮着前行的路。譬如，一年一度的新年献词。

犹记高中时代，困于高考重压与对未来迷惘的冬夜，偶然读到《南方周末》的那句“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刹那间，暖流直抵心尖，直至泪湿眼眶。那是千禧年路口，两块五毛钱一份的薄报，承载着最赤诚的慰藉——它不止是一行文字，更是那个寒夜里，为迷途者点起的一盏心灯。

倏忽二十余载，年轮流转，笔墨沉淀。无论是宏大叙事的媒体贺词，还是市井巷陌的寻常絮语，总会在岁末年初的时光渡口，不期而遇。每每展读，仿佛循着字句脉络，重新跋涉过每一个晨昏。纵有公文笔调，亦不乏格局铺陈，但总有一两句，或令默然倾首，或引会心一笑，或使悄然轻叹——最终化作凛冬寒夜里，一点一滴温暖人心的力量。

这份暖意，让我想起近来品读的汪曾祺先生散文集《万物可期·人间值得》。这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和士大夫”的作家，纵使人生起伏跌宕，笔下流淌的，却尽是烟火人间的美好：一碟清脆腌菜、一枚流油咸鸭蛋、一碗热气腾腾的春面、一段市井巷陌闲话家常……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星光与回响，从非悬于云端的宏大叙事，恰恰深藏于脚下的烟火日常。脑海里又闪过每日的琐碎：早起买菜的晨光、早餐氤氲的热气、送娃上学的叮咛、上班路上的风景……这一桩桩柴米油盐与朝暮寻常，无不饱含着对生活的郑重相待，对生命的笃定回答——毕竟，人间烟火处，自有万般值得。

致敬——每一个在烟火人间跋涉前行的你！

愿我们心有所爱，奔赴山海，日日皆新，岁岁安然！

远方的勇气，也深藏着眷恋过往的柔情。

曾几何时，我也困顿于“怎样才能活得更有意义”。近来愈渐懂得，生命的意义，或许并非永无止境地追求未来，而是在那些值得奔赴的方向上，倾注全部的热忱与力量。正是这份热气腾腾的奔赴，方能在时间的光年里，镌刻下独属于自己的印记，让生命拥有滚烫的价值和绵延